

艰苦的岁月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

——读吴静林长篇小说《疆山》

□张陵

共和国历经风风雨雨,走过了70年,产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作家吴静林的长篇小说《疆山》写的就是其中的一个。作品把焦点对准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边境放牧连队,讲述着那里发生的一切。不是传奇,也没有猎奇,而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兵团战士,每一天真实的生活。而这些生活,又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艰难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边境的巴尔克鲁山下,驻扎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牧业连。这里本来一片和平景象,被比喻成雄鸡尾巴上的一支美丽耀眼的羽毛,充满边地风情的魅力。中苏两国突然交恶,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危险。事实上,有些边境地区已经发生了冲突。这个时候的巴尔克鲁山地区顿时紧张起来了。牧业连也被紧急动员,接受上级命令,随时准备参战。在这个非常时间里,陆海江、董黎明、李雯等一批大城市的知青,来到了这个正处于严峻局势旋涡中的连队,编入了战斗力最强的青年班。这群知青带着浪漫诗意图象进了山,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浓厚的备战氛围。小说一开始,就把主人公们置放到这样的特殊环境里,预示着凶险命运冲突的故事走向。

中心故事线条很清晰。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边境地区要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又要尽量避免冲突,避免紧张局势加剧,防止事态扩大。落实到牧业连就非常具体,他们的任务就是每一年大雪封山的时候,要组织力量进行转场,赶着羊群通过双方争议地区,明确宣示主权后才回到驻地。一去就得好多天,知青们终于领受了大自然的凶险严酷。他们要克服险峻的山路和暴风雪,要受冻挨饿。这都不算什么,更危险的是突破苏联联防军的阻挡干扰。在实力悬殊的较量中,一不小心,就可能擦枪走火。牧业连的女战士张红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苏军流弹中牺牲的。所以,每一次转场,都被看作是一次生死考验。每一年,他们都要在这个季节里经受一次生死考验。他们每天的艰苦训练,都是为了这段受考验的日子。他们的青春年华,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像小河流淌着,像山花绽放着。这样的故事,今天说起来都没人信,以为天方夜谭。可是,这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生活,是这片土地真实上演的历史活剧。

《疆山》虽然有条故事主线,其实更有意思的



是围绕主线展开丰富边地现实生活的描写。牧业连虽小,却是一个很完整的世俗社会,生活着形形色色的人们。除了新来的知青以外,还有河南籍、江苏籍和上海籍的战士,还有哈萨克族的牧民。他们共同坚守在巴尔克鲁山里,为国家安全默默奉献着。在突如其来的危险中乐观从容,沿着封闭的生活轨迹,信心十足有滋有味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有意思的是,人们一面准备和苏联开战,一边却唱着苏联歌曲,读苏联小说。主人公陆海江的思想进步和人生感悟,很多时候来自苏联文学。小说真实地描写着他们淳朴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生动地绘出一幅边地生活风情画卷,为整个故事渲染出与众不同的魅力。

《疆山》这部长篇对那些从艰苦岁月走过来的人们和青春充满怀念,对共和国的建设者们致以深切的敬意。如果说,共和国是一部悲壮的史诗的话,那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史诗的华彩乐章,而牧业连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音符。这个时代可以淡远而去,但历史不可以被遗忘。小说通过这样的故事,提醒后人感恩前辈,也因此挺立起作品的立意,提炼出作品的主题,丰富和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

二

浓重的历史感悲壮感,贯穿在《疆山》一书主

要人物的个性中,成为他们性格品质形成的思想基调。小说有血有肉地描写了一大批生活在牧业连的人物,写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生存斗争的精神。其中两位主要人物特别值得一说,一位是陆海江,另一位叫赵长山。

陆海江是文弱书生,但偏偏被放到一个随时准备上前线的张红珍班。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阳光透亮的青年来说,正符合他的愿望。高强度的军事训练,让他经受了进入新生活后第一次严峻的考验。由于他有俄语专长,所以每次转场都少不了他。每次和苏联边防军对峙,出现紧急情况,都需要他冲到前面,和苏军对话,宣示主权,消除误会,化解危机。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里,陆海江学会了许多生存的本领,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也渐趋成熟。他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到边地生活里,在淳朴的人民当中磨砺了思想品质,找到了爱情和幸福。他得到了当地群众的认可,慢慢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担当、有领导才能的连队干部,在巴尔克鲁山扎下根来。应该说,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具有浪漫情怀的理想,确立起作品主题的核心价值取向,有很强的来自生活高于生活的概括力。

赵长山这个人物则更接地气,个性更突出。他文化程度低,脾气火爆,但为人仗义忠诚,为了替牺牲的恩人张红珍报仇,他借酒劲想去摸苏军的哨所。虽然没有酿成外交事件,却也造成边境骚动。在当时,被视为政治上的严重事件,赵长山因此受到严格的审查。好在为人正直的老连长彭大明看好他,不仅没有处分,还让他当上了张红珍班的班长,负责把知青们训练成合格的战士。他获得了陆海江的友谊,娶了哈萨克族牧民的养女阿斯燕为妻。副指导员江涛将赵长山视为眼中钉,非但不信任他,还经常借故整他。赵长山为人豁达豪放,并不把这些事放在心里。终于有一天,赵长山因误杀了牧民的一只羊被江涛抓住把柄。江涛小题大做,要置赵长山于死地,将其送上法庭,赵长山因此判了一年徒刑。出狱后,在一次转场中,赵长山为救知青而献出生命。"文革"结束后,他终于得到平反,被追认为烈士。

作者塑造赵长山这个形象就是要挖掘普通人身上的英雄品质,突出这个人物的悲壮感。这和作品主题精神是高度一致的。赵长山尽管处境险恶,受尽了磨难,但初心不改,他认定了彭连长是个好人,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就一心一意地跟着彭连长。他认定了陆海江是个好人,就千方百计帮助他保护他。他认定张红珍班,就忠诚于

这个集体,连服刑也要在这个集体里完成,最终把他的生命都献给了这个光荣的青年班。这个人物也许不算高大,但真实可信,是边疆那个特殊地区粗放的生活土壤中养育出来的民间英雄。

陆海江和赵长山这两个形象互相衬托,相映成辉,很好地反映了小说的人民立场、人民精神。可以说,这是一部讴歌人民,赞美英雄的作品。《疆山》努力发现普通人身上的英雄品质,写出创造生活的精神和正能量,把握住了生活的本质,坚持了正确的创作方向。

三

《疆山》这部小说最有魅力的部分就是把边地男女爱情写得风生水起,荡气回肠。主人公陆海江本来倾心高中同学李雯,没有注意到连长彭大明的女儿彭春燕在暗恋着他。后来,他发现李雯一心想出人头地,与自己的情感渐行渐远,遂开始留意这个经常缠着他画像的女孩,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小说安排了许多情节,去表现陆海江、李雯、董黎明这三个朋友之间的情感关系。他们的情感,虽然都有着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之间的冲突,仍然显得很单纯,带着那个时代的风貌。这种单纯在今天是非常稀缺的。

小说着重描写的女性是彭春燕。这是一位巴尔克鲁山养育出来的姑娘。热情天真,淳朴无华,有一颗天然的美丽心灵。她带着大山里野花的芬芳,带着边地生活的气息,走进了陆海江的生活,并占据了他的心。与李雯的情感关系中,有些被动、有些迷惘的陆海江终于知道了自己真正爱的是什么人,感受到真挚爱情的美好。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支撑着陆海江形象的挺立。他们的爱情可以说是一首艰苦岁月中动人的生活之歌。

如果说陆海江的爱情故事注重诗意的话,那么赵长山与阿斯燕的情感与婚姻则带着粗放的生活质感,带着鲜明的边地风情特色。阿斯燕是牧民马力克的女儿,虽然是当年收养来的汉族女孩,而且长大后发现她有精神上的疾病,但马力克还是把她当作掌上明珠,并在她应该出嫁的年龄里,许配给自己的好朋友赵长山为妻。比阿斯燕大15岁的赵长山也愿意照顾阿斯燕一辈子,可是婚后他才发现两人无法生活在一起。阿斯燕从小在牧民家庭长大,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与汉人完全不一样。阿斯燕甚至连基本的家务都不会做,整天都在外面骑马奔跑,赵长山训练回家连一碗面条也吃不上。时间长了就受不了,有一次就动手打了阿斯燕。从此,这两个人就这样

打打闹闹,把整个连队搅成一锅粥。其实,赵长山内心里非常爱妻子,而阿斯燕内心里,也非常爱这个粗鲁的男人。这种看似矛盾却很深厚的情感,只有在巴尔克鲁山这个地方才更可信、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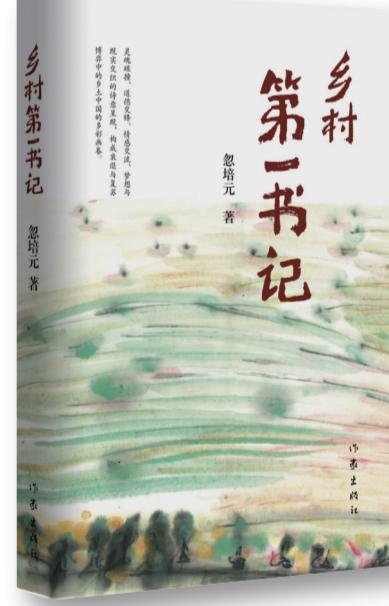
小说最为凄美的爱情描写要数罗豪才与齐桂花之间的婚外情关系。罗豪才与妻子长期两地分居。他听从作为高级干部的父亲的意愿,在边疆工作十来年。而齐桂花则是一个非常热心开朗的女人。她看到罗豪才吃不惯食堂,就主动提出来到她家里搭伙。两人特殊的情感关系维持了好多年,直到有风声说罗豪才要调回北京,才搅动了这一汪平静的感情湖水。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观念不同情不理解他们的爱。罗豪才是个厚道人,总是回避她的感情,又离不开她做的饭。两人直到要分别的时候,还保持着柏拉图式的情感。小说以同情的态度写出他们两人的情感困惑纠结和人性挣扎扭曲,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的情感的矛盾冲突。《疆山》中的婚外情细节展开和描写特别有人性的深度,也特别有道德力度,因此也特别让人揪心。作品为他们的爱情找到了一个归宿,让罗豪才意外死亡,埋在边地,齐桂花因此找到一辈子守候的理由,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另一种版本。

黄佩佩与王长根则是悲情性的。黄佩佩是上海来的知青,受不了在山上放羊之苦,只好求副指导员江涛,找机会把她调到学校教书,也好和恋人大王长根在一起。她因此一步步落入了江涛的圈套。以自己的失身换取了生活的权力,却最终无法面对爱她的王长根。这样的故事并不新鲜,却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女性受到的伤害,具有批判现实的意味。

四

《疆山》聚焦的是一个牧业连,实际上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描绘出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风貌,塑造出一批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凝聚起一个时代的道德精神力量。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方法。可以说,《疆山》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力量的优秀作品。中国文学走了那么多年,到现在才发现,现实主义文学越来越有生命力,因此人们不断地呼吁现实主义要回归文学。其实,文学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只要创作是源自我们的民族的历史,源自人民的生活,就一定会有现实主义发展和进步的空间,现实主义也就永远不会退场。《疆山》的创作,证明了现实主义的旺盛生命力。

倾情描绘新时代乡村画卷



□张金尧

上世纪50年代末期,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以思想的“深刻性”和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写出了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60年过去,行进在民族复兴路上的中国农村同样发生着深刻的社会革命:一方面,中国城镇化进程促使人们思考“乡土中国的解体,究竟是不是无法逆转的趋势”,另一方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大力推进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工程。在这一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进程中,《乡村第一书记》成了这个新时代值得文艺家们观照、史学家们记录的新角色。忽培元的长篇小说《乡村第一书记》就是为这一特殊群体树碑立传的精品力作。

相较于《创业史》,《乡村第一书记》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同样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矛盾的尖锐性。在当下中国乡村,一方面,延续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农耕文明,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为温饱生计辛勤劳作的农民要融入现代文明绝非易事,正如《乡村第一书记》的上牛湾村:“乡村生活这一首古老却又充满活力的乐曲,就像平原上一条流动的小溪,没有交响很少变奏。”另一方面,世界现代文明在“第三次浪潮”中已经涤荡了近现代的工业文明,正如《乡村第一书记》中所涉及的中国历史轨道边已经轰然涌现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绿色生态观”等时代景观。这一“静一动”就体现出农村现时代变革的复杂性、艰巨性:没有中国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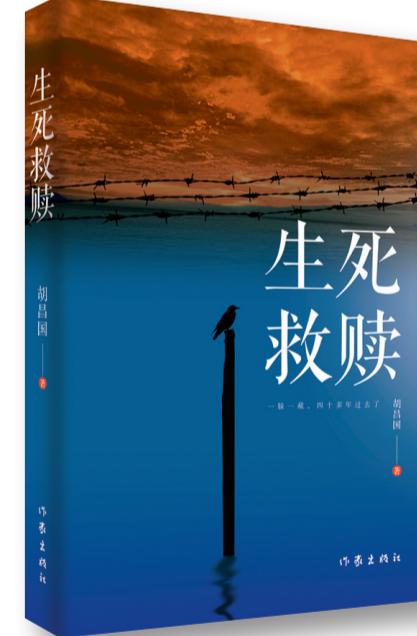
村的振兴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复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容不得半步迟疑。

相较于《创业史》,《乡村第一书记》具体的“创业”舞台更为广阔。主人公“乡村第一书记”白朗们破解一个又一个难题,小说中“创业”的艰巨性体现在创业工种的多样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等。小说《乡村第一书记》中关于金鑫集团、东牛公司等新三板上市公司的现代化企业管理,关于农村举办集体婚礼等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开发药枕、保健围脖、艾草理疗、黄金蜂蜜等产品,构成了网络时代与农耕时代文明交织的时代画卷。小说中时代生活的丰富性,反映了作者忽培元驾驭宏阔时代的复杂社会题材的高超把控力。

相较于《创业史》,《乡村第一书记》的创作手法更为丰富。小说中既有通过“微信”来反映的“乡村第一书记”的生活纪实(如记录湖南因公殉职的乡村第一书记王莉等),又有对“填表填死人”的扶贫达人赵志远的“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的虚构,还增加了蔡金凤这一给第一书记白朗的生活带来一抹亮色,当然也是给《乡村第一书记》带来时代生活“立体感”的年轻女性。她有沈从文《边城》中“翠翠”的那种洁净感,恐怕也是作者对没有贫穷的美好生活的隐喻表达吧。

《创业史》中梁三老汉那样的贫苦人“第一次把大米当主饭吃”是一种幸福,而《乡村第一书记》中对幸福感的追求更有时代的丰富性,例如,同时也是画家的忽培元先生在小说“尾声”这样写道:“昨晚一场透雨,点缀其间的小片平地上玫瑰、艾草、薰衣草和各种名贵中药材,上足了沼渣有机肥料,全都争奇斗艳疯长起来。一阵阵湿润的清风,从水库广阔的湖面上飘飞起来,悄然潜入从林田间,把缕缕奇妙的香气送到掩映其中的山林村庄,飘入白墙蓝瓦挑檐的新型农舍,展现出人间天堂般的诗情画意。”可见,这恐怕是作者对农村进行扶贫攻坚胜利后的憧憬,也是体现作者幸福观的生动图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面对生活之树,我们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俯视翱翔”。通观忽培元先生的诗文书画,我们能够看到犹如小鸟一样在生活之树上跳跃鸣叫的散文随笔,如《一枝一叶总关情》等,也有如雄鹰一样磅礴在美的天域里的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苍生三部曲》等。忽培元先生作为一名长期扎根基层,后又到国务院研究室、参事室工作的多产作家,他牢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底有乾坤。”无论是《土炕情话》、《秦柏风骨》,还是《延安记忆》、《难忘的历程》,无不是作者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悟。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弘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能被时代所淘汰”。在网络时代,在社交媒体的碎片化阅读中,我们再也不能阅读那些“咀嚼身边的小悲欢,并把这小悲欢当大世界”的作品了。在我们可以自豪示人的书架上,应该有忽培元先生高扬理想风帆鼓舞时代精神的《乡村第一书记》。



《生死救赎》(序)

□周百义

内容简介:

一位在战争中屡立奇功、叱咤风云的战斗英雄,在1949年后,因敌特陷害和亲人误救,背上了“特务”、“内奸”的罪名。无奈之下,他告别亲人故土,远赴他乡。为了生存,他忍辱负重,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的搏击,最终改名换姓,隐居边陲,所有的记忆和情感,似乎也就此被一同掩埋。

40多年后,一封突如其来的神秘来信,打破他已经趋于平静的生活。尘封的记忆,难忘的往事,铭心刻骨的情感,促使他回望来路,带着满腔的愧疚和眷恋,开始了人生新的寻找、救赎。小说以主人公多舛的命运和生死与共的爱情为纲,通过察访、回忆、追思,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真切形象地描绘了从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多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宏伟生活画卷。

关于“史诗”,无论是经典的理论还是新时期小说的创作实践,其突出的美学特征是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时空和体现历史的某些规律,同时,按照神话史诗的传统,还必须具有英雄主义的气质。昌国的小说恰恰已经具备这些特质。

小说从遥远的边疆写起,其中不乏动人的边疆风情与云谲波诡的生死搏斗,但真正的故事,是从主人公回到故乡开始的。在历史的闪回和当事人的讲述中,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国历史上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通过林振川一家人不同的命运遭际,跌宕起伏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共和国的历史,或悲壮或苍凉地呈现在时间的底色上。

当然,小说的主角是林振川,一切因他而起,一切因他而生,这场悲剧一方面缘于自己的误会,一方面缘于潜伏下来的敌人,这种历史的偶然改变了他及他一家人的命运,而几十年的极“左”思潮,又加剧了悲剧的发生。林振川的妻子雷淑娴,因袭着丈夫的种种罪名,含辛茹苦,承担着哺养子女的责任,最后为揭露浮夸风而受到不公的待遇,直到献出生命。林振川的一对儿女林海和林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跳下长江大桥,跌落他乡,结局悲惨。老师长杨海功,也被打入冷宫,受到非人的待遇,直到“文革”结束才被平反。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写出了一批痴情的儿女。如雷飞侠对林振川的深深的爱,她因为不能与心上人结为夫妻而上山草药为王,但听说心上人遭受不公时,毅然舍身相救相许,最后以死明志。雷淑娴在身处逆境时仍然身如玉,也是怀着对林振川的爱恋。哈萨克族姑娘依赛古丽不慕地位和钱财,嫁给了逃难来到新疆的林振川。小说中,一个个中国女性的光辉形象通过情节的铺陈,跃然纸上。

(摘自《生死救赎》,胡昌国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